



月下簫聲何處多情一夢

蕭蕭 沈从文集

夏初

沈从文
集
萧萧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萧/沈从文著. -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8. 11

(沈从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0997-4

I. 萧… II. 沈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66248号

萧 萧

XIAOXIAO

沈从文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120

网址: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80×1230 32开本 14.25印张 403千字

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0997-4

I·919 定价:2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010-58572393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| 男子须知 |
| 25 | 学吹箫的二哥 |
| 39 | 连长 |
| 48 | 雪 |
| 55 | 船上岸上 |
| 62 | 上城里来的人 |
| 65 | 柏子 |
| 72 | 雨后 |
| 77 | 有学问的人 |
| 85 | 龙朱 |
| 103 | 阿金 |
| 108 | 媚金·豹子·与那羊 |
| 119 | 旅店 |
| 126 |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|

135	牛
148	会明
158	菜园
166	夫妇
175	烟斗
185	萧萧
197	灯
215	绅士的太太
239	丈夫
255	一个女人
266	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
286	山道中
297	神巫之爱
344	一个女剧员的生活
446	编后记

男子须知

— 第一信

此信用大八行信笺，笺端印有“边防保卫司令部用笺”九字。封套是淡黄色棉料纸做就的，长约八寸，宽四寸余。除同样印有“边防保卫司令部函”八字外，上写着“即递里耶南街庆记布庄转宋伯娘福启”，背面还有“限三月二十一日烧夜饭火以前送到赏钱两吊”字样。信内是这样写着：

宋伯娘大鉴：启者今无别事：你侄男拖队伍落草为寇，原非出于本意，这是你老人家所知。你侄男道义存心爱国，要杀贪官污吏，赶打洋鬼子，恢复全国损败了的一切地盘财物，也是像读书明礼的老伯妈以及一般长辈所知而深谅的。无如命不如人，为鬼戏弄，一时不得如意；故而权处穷谷深山，同弟兄们相互劳慰，忍苦忍痛，以待将来。但看近两月来，旧票羊仔放回之多，无条件送他们归家安心睡觉，可以想见你侄男之用意……

你侄男平素为人，老人家是深知道。少少儿看到长大，身上几块瘢痕，几根汗毛，老人家想来也数得清！今年五月十七满二十四岁了，什么事都莫成就，对老人家很觉得惭

愧。学问及不得从省城读书转来的小羊仔，只有一副打得十个以上大汉的臂膊。但说到相貌，也不是什么歪鼻塌眼，总还成个人形！如今在山上，虽不是什么长久事业，将来一有机会，总会建功立业的，这不是你侄男夸口的地方。

大妹妹今年二十岁了，听说还没有看定一个人家。

当到这兵荒马乱的年程，实在是值得老人家耽心的事。老人家现在家下人口就少，铺面上生意还得靠到几个舅舅，万一有了三病两疼，不是连一个可靠的亲人都没有吗？驻耶的军队，又是时时刻刻在变动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，陪到一个五六十岁上年纪的老太太身边过活，总不是稳妥的事！

你侄男比大妹妹恰好长四岁，正想找一个照料点细小家事的屋里人，依我看大妹妹人正合式，大概还不致辱没大妹妹。其实说是照料家事，什么事也不有，要大妹妹来，也不过好一同享福罢了。

这事本来想特别请一个会说话一点的“红叶”，来同老人家面谈。恰巧陆师爷上旬上秀山买烟去了，赵参谋又不便进城，沈师爷是不认得老人家，故此你侄男特意写这封信来同老人家商量。

凡事请老人家把利害比较一下，用不着我来多说。

我拟在端午节以前迎接大妹妹上山寨来。太迟不好，太早了我又预备不来。若初三四上山，乘你侄男满二十四岁那天就完婚，也不必选日子，生日那天，看来是顶好。侄男对于一切礼节布置，任什么总对得住老人家，对得住大妹妹。侄男是知道大妹妹性情的，虽然是山上，不成个地方，起居用物，你侄男总能使大妹妹极其舒服，同她在家中一个样子。

大妹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到山上来，会以为不惯吧，那是老人家很可以放心的事！这里什么东西都预备得有：花

露水，法国巴黎皂，送饭下肚的鸡肉罐头，牛肉，鱼，火腿，都多得不奈何。大妹妹会弹琴，这里就有几架。留声机，还是外国来的，有好多片子，声音好听到极点。大穿衣镜，里耶地方是买不出的，大到比柜子还大呢。其余一切一切，——总之，只要大妹妹要，开声口，纵山上一时没有，你侄男终会设法找得，决不会使大妹妹失望！

我说的话并不是敢在伯妈面前夸口，一切是真情实意。并且赵参谋太太，军需太太，陆师爷姨太太——就是住小河街的烟馆张家二小姐，她也认得大妹妹。——她们都住在此间。想玩就玩。打牌也有人。寂寞是不会有事。丫头，老妈子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若不喜欢生人，和大妹妹身边的小丫头送来也好。

弟兄们的规矩，比驻到街上的省军好多了，他们知道服从，懂礼节，也多半是些街上人，他们佩服你侄男懂军事学，他们都是你侄男的死勇。他们对大妹妹的尊敬，是用不到嘱咐，会比你侄男还要加倍尊敬的。大妹妹是我的妻就是他们的皇后，是他们的菩萨。

你侄男得再说：凡事请老人家把来比较一下利害，用不着你侄男来多说。你侄男虽说立过誓，当天当神赌咒，无论如何决不因事来惊动街坊邻里，但到不得已时，弟兄们下山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！

这得看老人家意思如何。老人家不答应时，弟兄们自然有不怕麻烦的一天。

你侄男的希望，是到时由老人家雇四个小工，把大妹妹一轿子送到山脚来，你侄男自会遣派几个弟兄迎接大妹妹上山。也不必大锣大鼓，惊动街邻，两方省事，大家安宁。若定要你侄男带起弟兄，灯笼火把的冲进街来，同几个半死不活的守备队为难，吓得鸡飞狗走，父老们通宵不能安枕，那时也只能怪老人家的处事无把握。谨此恭叩福安，并候

复示！

小侄石道义行礼

三月二十日于山寨大营

送信的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喽啰神气。什么青布包头，什么夜行衣，什么腰插单刀，也许那都成了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事了。这人同平常乡下人一样，头上戴了个斗篷，把眉毛以上的部分隐去了。蓝布衣，蓝布裤，上衣比下衣颜色略深一点，这种衣衫，杂在九个乡下人中去拣选，拣选那顶道地的乡下人时，总脱不了他！然而论伶俐，他实在是一个山猴儿。别看他那脚上一对极忠厚的水草鞋，及腰边那一枝短罗汉竹的旱烟管，你就信他是一个上街头买棉纱粉条的小卖人！他很闲适的到庆记布庄去买了三尺多大官青布，在数钱的当儿，顺便把那封信取出，送到柜上去。

“喔，三老板，看这个！”

三老板过来，封面那一行官衔把他愣住了。他望到这信复望到这送信的喽啰，神气怪。声音很细的问：

“打那儿来，这——”

其实他心中清楚。他明白这种信是借粮借饷来的，因为这是里耶的习惯。然而信的内容，这次却确非三老板所料及。

“念给大太太听吧，这个，”喽啰把信翻过来，指给另一行字，“过渡时，问划船的，说刚打午炮，不会烧火煮夜饭吧。请把个收条，我想赶转到三洞桥去歇，好明早上山回信。”

“喝杯酒暖暖吧，”三老板回过头去“怎么不拿——”正立在三老板身后想听听消息的一个学徒，给三老板一吆喝，打了个撵，忙立定身子。

“不必，三老板不必！送个收条，趁早，走到——南街上我也还有点事。”

三老板把收条并两张玉记油号的票子摺成一贴送到喽啰身边时，同时学徒也端过一杯茶放到柜上了。

“老哥，事情是怎么？”三老板把那一贴薄纸递过去，极亲昵的低声探询那喽啰。

他数点着钱票同收据，折成更小一束，插到麂皮抱肚里去，若不曾听到三老板的问话。

“是要款子——？”三老板又补了一句。

“不，不，你念给大太太听时自知道。要你们二十八以前回山上一个信呢。……好，好，”他把斗篷戴上，“谢谢三老板的烟茶，我走了。”

来人当真很匆忙（但并不慌张）的走去了。三老板把信拿进后屋去后，柜上那个有四季花的茶杯里的茶还在出烟。

看信的是庆记布庄的管事，大妹的三舅舅，他把信念给宋伯娘听。那时大妹妹并不在旁边，她到南街吃别一个女人的戴花新酒去了。

二 第二信

接到这信的宋伯娘是有点慌张的。但这个宋伯娘并不糊涂。利害虽比较了下，比较的结果，还是女儿可贵。依她意思，对这信置之不理。然而三老板是晓事的人，男子汉见事也多，知道这是不能用“不理”去结束的事，当时就把大老板也找来，开三头会议。商议的结果，是极委婉的复一封信，措词再三斟酌，拼钱不是，把两千块钱的数目写上去，求宽宥，且加上“若果照来信所说办，只见得两方都不利”的话。然而这话实在是无证据，不过除了这样一说，要找出更其有力的话时，在但会划算盘的三老板手笔下，也不是很容易吧。

信由三老板执笔，写成后，托从八蛮山脚下进城的乡下人带了去，一切一切，还不让大妹妹知道。

道义侄儿英鉴：——

二十一那天得到你一个信，舅舅念我听，你意思我通晓

得了。你大妹妹有那么大了，我年来又总是病缠身子，也愿意帮她早早找一处合式人家的。

你既喜欢你大妹妹，就把来送给你，我有什么不愿意？但你说是要送上山来，这就太使我为难了！

山上那里是你大妹妹住的地方呢？这不但不是你大妹妹住的，也不是你长久住的！山上不是人住的地方，（阿弥陀佛，我并不是说你现在住到那里，就不是人！）现刻大妹妹就多病瘦弱，要她上山，就是要她速死。

况且，我们是孤儿寡母不中用的人，靠到三两亲戚帮忙，守着你伯伯遗下这点薄薄产业，平时不有事，还时常被不三不四的滥族歪戚来欺侮，借重那些披老虎皮的军队来捐来刮。果真像你所说的话，把你大妹妹一轿子送上山去，事情一张扬，怕他们官兵不深更半夜抄你伯妈的家吗？可怜你伯伯，从小时候受了许多苦，由学徒弟担布担子飘乡起，挨了多少风雪，费了多少心血，积下这一点薄薄产业，不能给自己受用，不能给儿孙受用，还来由你大妹妹的事丢掉！老人家地下还有知觉，心中总也会不安吧。

这都莫说了；我们的铺子，同我这条老命，即或都不要了。但你大妹妹父亲的故土要不要？他们官兵，什么事做不出，他晓得这事，他不会用刨挖你伯伯的坟山暴尸露骨来恐吓人吗？倘若是他们同你当真这样翻脸起来，为你大妹妹一人的原故，把手边守着这点先人血汗一齐丢掉，还得使睡在地下安息了的老骨头暴露，让猪狗来拖，我这病到快完事了的人，一天三不知，油尽灯熄，到地下会到你伯伯，要我拿什么脸来对他？

你纵不怕官兵，我是舍不得你伯伯的故土的。照你的话，宋家的一切是完了，就是你所喜欢的大妹妹，也未必活得下去。

许多事得你照料到，即如前次抢场那一次，街上搅乱得

什么样子，宅下却连一匹鸡毛也不失，我们娘女都时常求菩萨保佑你的。大概你也还记得大妹妹的父亲在生时，对你的一些好处。如今你大妹妹的爹不在了，将来的许多事，还都要你看顾！

你年纪有那么大了，本来是应得找个屋里人，将来养儿育女，也好多有点人口。不然，你大哥又才去世，你又是这样跑四方的人，剩下个嫂嫂，躲到乡下去，抱起你大哥灵牌子守节，总不是事！我是平素就喜欢你为人，有作有为，胆子大，聪明强干，大妹妹的父亲在时，也就时常说到你是一个将来的英雄的。你大妹妹虽说读了两句话，从小见面的，想来也是不会不愿意帮助你建功立业！不过你现今走得是这样一条路，就说是暂时，且不出于本心，万一有一天事情不顺手，落到军队手上，他们能原谅你是不出于本心的暂时落草，就让你无事吗？你能把事业放下了，（大丈夫应得建功立业，从大路上走去这是你知道的。）只要你喜欢你大妹妹，大妹妹总还是你的。以后什么事也不要做，守着你大妹妹，在我身边，我是能养得活你的，只要你愿意。

或者，山上实在是寂寞，找不出个人来体贴，我这里拿两千块钱去，请人到别县去买到个好一点的小妇，将来招安后，再慢慢商量也不迟！若是要用钱，我就教人告知龙潭庄上拨付。

这信是我在你大妹妹的三舅旁边口讲，要他代写的。你看到别人欺侮我孤儿寡母，都要来打抱不平，我把这事情照你所说的利害，实在也比较一下了，我说这些话也不尽是为我着想，我这老骨头活到世上也活厌了，要死也很死得了。我的话实在不为你相信时，横顺人是在里耶的，你要来惊动街房，我也没有法子。

在观音堂住的杨秃子死了，外面人都说是你们绑去撕票的。都是同街长大的几个人，何必多作这种孽，什么地方不

可以积阴功增福气？

阿弥陀佛愿菩萨保佑你！

宋刘氏致衽
三月二十四日

此信于二十五早上收到。

三 第三信

“人来！”大王在参谋处叫人。

“嘛，”一个小喽啰在窗下应着，气派并不比一个大军官的兵弁两样。

山砦的一切，还没有说过，想来大家都愿意知道。这是一个旧庙，在不知几何年就成了无香火の庙了。化缘建庙的人，当时即让他会算，要算到这庙将来会做一个大本营，而且神面前那一张案桌，就是特为他日大王审羊仔奸细用的案桌，怕也不近情理吧。如今是这样：正中一间，三清打坐的地方，就是大王爷同军法判案的地方，案桌上比为菩萨预备时洁净多了，上面不伦不类用一床花绒毡子盖上，绒毡上放签筒，笔架，案桌移出来了一点，好另外摆一把大王坐的“虎皮金交椅”。这正殿很大，所以就用簞子夹成了三间，左边为参谋处，右边为秘书处，大王则住与正殿对面的一个大戏台上。这三处重要地方，都用白竹连纸裱糊得极其干净，白天很明亮，办事方便，夜间这三处都有一盏大洋汽灯，也不寂寞。参谋处比秘书处多了一架钟，秘书处比参谋处却多了一幅大山水中堂：两处相同的是壁上都有四支盒子枪。要说及大王卧室时，那简直是一间——简直是一间……是一间什么？我说不出！顶会做梦的人，恐怕也梦不到这么一间房来吧。房是一个戏台，南方庙中的戏台，都是一个样子，见过别的庙中戏台的，大概也就想得到这个戏台的式样。不过这戏台经大王这一装置，我们认不出它是戏台了。四四方方，每一方各有一口大皮箱，箱

就搁到楼板上，像把箱子当成茶几似的，一个箱子上摆了一架大座钟，一个箱子上摆了一个大珠砂红的磁瓶，瓶中插了一把前清分别品级的孔雀尾，瓶口边还露出一个短刀或剑的鞘尖子。其他两个箱子上都不空，近他床那一个箱子上，还有几本书，一本黑色皮面的官话新约。大王的床在中间，占了戏台全面积之三分一，床是漆金雕空花的大梨木合欢床，没有蚊帐，没有棉被，床上重重叠叠堆了十多条花绒毯子。两枝京七响的小手枪，两枝盒子炮，各悬挂于床架上的一角。戏台圆锥形顶上吊起那盏洋汽灯，像佛爷头上那大鹏金翅鸟样，正覆盖在床上。我还忘记说一进房那门帘了，那是一幅值钱的东西。红缎织金，九条龙在上面像要活了的樣子。这样顶阔气的门帘，挂到这地方未免可惜，但除了这地方，谁也不配悬挂那么一幅门帘！

这庙一共是二十多间房子，师爷副官的奶奶太太住的剩下来，就都是弟兄伙所有了。至于羊仔的栖身处，那是去此间还有半里路远的另一个灵官殿居住……

大王一个人在参谋处翻了一会羊仔名册，想起什么事了，把弁兵叫进后。

“把第二十三号沙村住的纪小伙子喊来，——听真着了么？”

“回司令，听真着了！”

“那快去！”

“瞧，”喽啰出去了。

不一刻，带进一个瘦怯怯的少年。

“回司令，二十三号票来了。”

大王出来时，瘦少年不知所措的脚腿想屈弯下去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不要害怕。你今天可以转去了，我放你回去，家中的款子不必送来了！”

“咋，转去吗？”少年的眼圈红了。“我一连去了几封信，都是催我妈快一点，说是山中正要款子有用，不知他们怎么，总不……”

“朋友，莫那么软巴巴的吧，二十岁的男子汉呀！”喽啰带笑的揶揄。“你不听听司令刚说的话？今天转去了，不要你钱！”

少年误会了“转去”两个字，以为是转老家去的意思，更伤心了。

“听我说！”大王略略发怒了，但气旋平了下来。“你看你，哭是哭得了的？我是同你来说正经话！我看你家中一时实在是找不出款来，我们山上近来也不要什么款，所以我想放你回去，就便帮我办桩事情。庆记布庄你是熟吗？”

“那是表婶娘；——司令是不是说宋老板娘？”

“对了，表婶娘，那我们还是亲戚咧。你下山去，你帮我去说，告给她，回信我收到了。我的意思还是上一次信上的意思。我这里现放到好几万块钱，还正愁无使用处，我要她两千块钱做什么？她说得那些话太说得好听了，以为把那类话诉到我面前，我就把心收下，那是她错了！我同她好商好量她不依，定要惹得我气来，一把火烧她个净净干干，我不是不能做的。我同她好说，就是正因为宋老板以前对我的一些好处。但我也总算对得住她家了。就是这次我要做的事，也并不是想害她全家破败。若说我存心是想害她，我口皮动一下，她产业早就完了。现在你转去，就专为我当面报她个信，请她决定一下，日子快要到了，我已遣人下汉口去办应用东西去了。……你记得到我所说的吗？”

“记得！记得！报她司令的意思还是第一次信上所说的意思，不要她那几个钱，只要她——只要她——”

“要她答应那事，”大王笑时，更其和蔼可亲。

“是，只要她答应那事，照所定的日子，司令这方面也不愿同她多谈，说得是本情话，其所以先礼后兵的意思都是为得当年宋老板对司令有些好处——”

“并且是有点亲戚关系，”大王又在旁边添了一句。

“是，并且还有。有点亲戚关系，所以才同表婶娘来好商好量。若表婶娘不懂到司令这方面的好处，不体贴司令，那时司令会发怒，发怒的结果，是带领弟兄们……”少年一口气把大王所嘱咐的使命背完了。

“对了，就是这样；你赶快走——王勇，你拿那枝小令引他出司

令部，再要个弟兄送他出关隘，说是这人是我要他下山有事的，——听到了吗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一声短劲的回答，小喽啰拉着还想叩一个头的怯少年走了。

第三封信就用怯少年口上传语，意思简单，归拢来是：大妹妹得如他所指定的期内上山，若不遵他所行办理，里耶全地方因此要吃一点亏，不单是庆记布庄。

四 第四信

怯少年纪小伙子下山后四天，这位年青大王，另外又写了封信送宋伯娘，信中的话，就是嘱咐怯少年口传的一件事，不过附带中把上次那个杨秃子的事也说了点，关于杨秃子这个人他信上说：

……至于上月黄坳杨秃子事，那是因为弟兄们恨他平日无恶不作，为人且是刻薄，吃印子钱，太混账了。有一次你侄男遣派弟兄，下山缝制军服，为他所见，（认得是山上弟兄的人当然很多，但你侄男对本街人总算对得住，他们也从来不相拖扯。）你侄男平日与秃子一无冤、二无仇、谁知鬼弄了他，他竟即刻走到省军营中报告。这个事情末了，是那两个被捉去的弟兄，受严刑拷打，把脚杆扳断，悬了半天的半边猪，再才牵去到场头上把脑壳砍下来示众。

有别个弟兄亲眼所见，我们被砍的弟兄，首级砍了，还为他们省军开腔破腹，取了胆去。若非杨秃子讨好省军，走去报告，弟兄们那能受此等惨苦？此外他还屡番屡次，到省军营中攻讦你侄男，想害你侄男的命。虽说任他去怎么设计挖坑，你侄男是不怕。但这狗养的我同他有什么深仇？不是当到老人家面前敢放肆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又不同到他妈相好过！……侥幸你侄男元宵夜里，到三门滩去“请客”，

有事归来，于渡口碰到了这野杂种，才把他吊上山去。

弟兄们异口同声的说：“也不要他银钱，也不要他谷米，也不要他妻女，——我们所要的是他的命！”他自己正像送到我们手边来了，再放他过去，就是我们的罪过！

的的确确，要寻他是寻不到的，如今正是他自己碰到你侄男处来。如今再不送他一点应得的苦吃，他在别一个时候，别一个地方，会有许多夸张！这夸张就是对你侄男他日见面时的下不去。不好好的整治他一番，他时他会拿你侄男来当成前次那两个进城缝衣的弟兄一样：砍了脑壳不算数，还得取出胆来给他堂客治心气痛的病。你侄男的胆难道是为堂客们治心气痛的东西？

依其他火性的弟兄们主张，捉他上山第二天，就要拿他来照省军处治我们弟兄的法子办了。还是你侄男不答应，说要审问他一次。到后审问他时，他哭哭啼啼，只是一味磕头。说是平素就非常钦佩司令为人，还正恨无处进行到手下来做一个小司书，好侍候司令，见一点识面，学习点公文，把楷字也钞好，那里还敢同司令来做对头呢。至于从前事情，那是他全不知情，连梦也不梦见。说是因为他的告密，致令弟兄们受刑就义，这必是别一个同他有仇的人诬冤他，而且诬冤他的总不出两个人以外：一个是同庆记布庄隔壁住家的蒋锡匠，因为蒋锡匠曾偷过他家的鸡，被发觉过。另一个是住白石滩的船夫，这人也同他不对。……

还一边磕头，一边诉说怎样怎样的可怜，家中才得小孩，内人又缺奶，这次到渡口去，就是告给得小孩子的事于岳丈，好使他放心。并向岳丈借点钱转家去，为他太太买一支鸡吃，补一补空虚。到后为个弟兄把从他身边搜索出的一卷票子同三张借据掷到他面前，他始不分辩了。然而头还在磕。看那三张字据，明写着“立借字人渡口周大，今因缺钱使用，凭中廖表嫂，借到黄村杨秃子先生名下铜元……”一